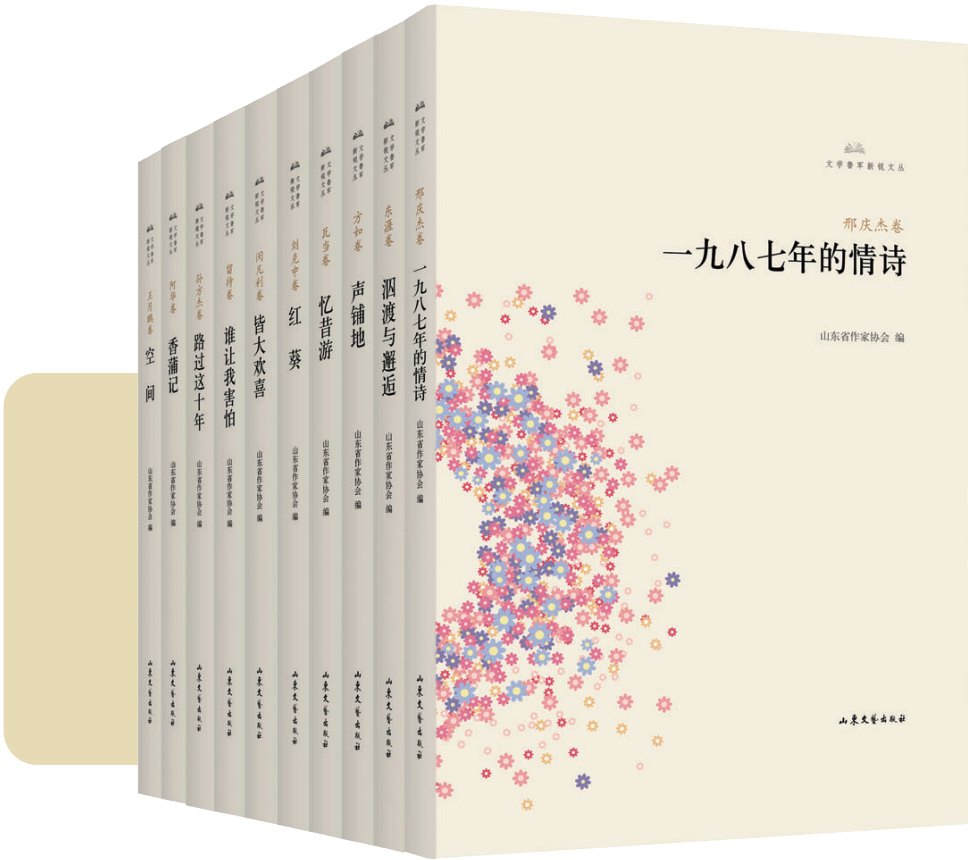


“文学鲁军新锐文丛”专家谈



为加强作家队伍建设、集中推介优秀青年作家及作品,今年5月,山东省作协编辑出版了“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三辑,推出了10位近年来活跃在山东文学一线的具有相当创作实力的青年作家。9月10日,山东省作协和山东文艺出版社共同举办“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三辑专家座谈会,邀请吴义勤、李一鸣、胡平、彭学明、冯秋子、王干、杨晓升、徐晨亮、简明、任芙康等专家学者出席,对10位文学鲁军新锐作家的作品进行了一对一的点评指导。本报将专家点评文章分两次编发,以飨读者。

——编 者

心灵隐秘的探寻者

□吴义勤

方如是近年来较为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她的长篇小说《玫瑰和我们》《背叛》以及《看大王》《声铺地》等中短篇小说集以独特的题材、个人化的叙事和抒情唯美的风格赢得了文学界和读者的好评。在当下的青年作家群体中,方如正以其不紧不慢的超稳定的写作节奏营构着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其文学潜力、语言和风格的辨识度都在逐渐彰显并日益呈现出令人期待的魅力。

方如小说的题材极为独特,既非宏大题材,也非私人题材,而是呈现出一种“中性”题材的色彩;题材触角极为广阔,既可处理纯粹的都市生活,也可以表现典型的乡村生活,既有强烈的自我经验色彩,又有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甚至海外生活的观照。在她的小说中,《子夜广场》《声铺地》应该是最具个人经验色彩的,其所表现的电台、电视台的生活与作者本人的经历显然有很大的重合度。《星米》《归乡记》等海外题材的小说以及《号令一声》《离峨眉》《看大王》《怨偶》等探视普通人日常生活状态和精神处境的小说则有着客观写实的特征。但不管什么样的题材,方如的着眼点永远都是对当代人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探索以及对不同人物内心隐秘的探寻,她的小说没有大的戏剧性冲突,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极为耐心和细腻,对人物日常的情绪、情感乃至内心阴暗的、隐藏的、被遮蔽一面的发掘更是层层深入,惊心动魄。这使得她的小说外在故事情节与内在情感脉动之间构成了巨大的张力,主题意蕴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丰满的。

方如小说中的人物既不是什么英雄和大人物,也没有绝对的反面人物或小人,作家对笔下的人物充满了同情与理解,她从不以批判性或反讽性的语调来叙述她的人物,她总是赋予每个人物以饱满的精神、人性或生命内涵,她总是在全力地揭示和呈现人物的内在尊严。《子夜广场》对于欣然自杀原因的探讨,揭示的是一个都市女性内在的不为人知的世界。她表面的一切,她的爱情、婚姻、事业,都无法给出她为何选择离开这个世界的答案。她对世界的绝望来自哪里呢?误解和误读可谓层出不穷。可以说,惟有诗歌《安慰地》对主人公的意义值得回味。不过,这其实只是小说的一条线索。小说由此展开的另一条线索是叙述者“我”对自身的反思以及对妈妈们的再认识。小说提醒读者:“我们”是否真的能认识自己?“我们”又在多大的程度上能认识或理解他人?《声铺地》中的老田也不算一个成功人士,他本是一个自来水厂的工人,因为对于播音的追求和迷恋,最终调到电台成了一名导播。但他从不放弃自己的追求,并最终获得成功成为一个播音,从而捍卫了自己的理想和尊严。老田的故事不仅具有励志的正能量,而且也同样涉及对人的认识和理解的问题,是一个具有特别内涵的艺术形象。与之对比的是电台主播吴峰,他爱喝酒,对播音的工作牢骚满腹,更瞧不起老田,但其实,他不仅音质不如老田,而且对播音这个事业的热爱与执著更是不如老田,这也是两个人物精神内涵上的巨大差距。

对内心世界的探寻和对自我的重新认识与反思这一主题在《怨偶》《清秋和小寒》《过火的山林》三部小说中也有很好的体现。《怨偶》叙述的是小米和东东这对小夫妻的故事。婚姻生活沦入平淡、琐碎,对婚姻生活的不满,对彼此的埋怨日盛一日,吵架、冷战更是司空见惯。在新一轮吵架后,男主人公东东去约会喝酒唱歌,女主人公小米则赌气回娘家。父母的关心和询问又让小米烦躁,她决定自己住酒店,但酒店的环境又让她心生悔恨。东东在知道小米失踪后也突然意识到了小米对自己的重要。可以说,突然间他们两个都看到了自己真正的内心,看到了自己对对方的爱、关心与需要。可以说,生活的尘埃遮蔽了他们的内心,他们都需要重新认识自己。《清秋和小寒》是一部非常棒的中篇小说,堂姐妹清秋和小寒因为家族、历史原因,



一个在乡下,一个上了大学,经历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不同的人生。姐妹俩承受着历史的伤痕和命运的荒谬,一辈子都在心灵上和精神上彼此较劲甚至仇视。但最终,清秋的生病,创造了两姐妹和解并看到彼此内心的机会,人性的纠结、心灵的感伤、情感的共鸣在小说中交融、冲突,给人以思想和情感上的巨大冲击。《过火的山林》探讨的则是对于“自我”、故乡的重新认识与重新发现的问题。1987年的大火,烧毁了主人公刘晓雪的家庭、生活以及对故乡的记忆。世道人心的变幻和人世的沧桑使得主人公这么多年来一直在逃避故乡。因为堂弟的信,程长江、张坤、于老师的故事,同学程长林、张盈的人生浮沉,唤醒了“我”心中隐藏的情感,“我”终于重新发现了“故乡”,并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乡之路。这部小说通过几个家族的悲欢、几段人生的沉浮探索乡情如何被遗忘又如何被唤醒的问题,内蕴极为深刻。

对普通人内心潜藏的文化和精神追求的挖掘、呈现与珍惜也是方如小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方如对笔下的人物始终秉持平等的视角,无论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无论高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也无论是文化人还是非文化人,他们的心灵总是平等的,并无高下尊卑之分。惟其如此,我们才在方如笔下那些挣扎于生活的泥泞中的普通人身上看到了高尚的精神光芒和人性光芒。《看大王》叙述喜平婶、喜平、喜强叔三个普通农民对戏曲的热爱,他们在房顶上唱歌的情景放射出他们内心精神追求和文化追求的光芒,也映照出世俗生活的平庸和小兰等后辈的世故冷漠。因此,三位老人繁华之后的落寞而慌张的身影才尤为令人感伤、心痛。《号令一声》叙写平常人家的情感波纹,姨(后妈)病重,但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听父亲唱一回《号令一声》的戏,因为她知道这是父亲的心愿。老一辈之间心心相印的感情实在令人动容。而作为对比,儿子海涛国外回来,他与妻子小田在英国其实已离异了,感情在年轻一代这里已经变得“很轻”。《离峨眉》中的妈妈在女儿很小的时候抛夫弃子跟唱戏老头私奔,给年幼的惠英精神上巨大的伤害。但母亲重病后,47岁的惠英去照看妈妈,目睹了妈妈精神上对“老头”的依赖、欣赏,看到了妈妈与“老头”心灵上的相通与对戏曲的深度共鸣,终于从精神上理解和原谅了妈妈,并看到了妈妈内在的美。与此同时,惠英自身的精神也得到了升华。

表现海外留洋生活的《归乡记》和《星米》两部小说,对人物内在精神苦闷和心灵隐痛的揭示也很有深度和特色。《归乡记》写阿剑在伦敦遭遇车祸离世后,家里来人处理后事的种种表现。小说既有回不去故乡的伤感,有对国民性的深思,也有对文化差异的深度揭示。而堂姐刘洋的悲伤,以及对于回乡、爱情的思考则尤其意味绵长。《星米》写留洋海外人的生活,餐厅老板老林、方姐、陈娜各有成败辛酸,他们的情感、苦闷、理想破灭后的无奈、空虚都感人至深,而对于人与人关系的思考、对生活的理解、对主人公们活着之外的精神追求的探视也是小说打动人心的地方。小说中“我”和志强的关系构成了另一叙事线索,小说告诉我们,爱的得到与失去,快乐与痛苦,都是人生的养料,必须学会面对失去,人生才能成长。

方如小说的叙事风格总体上呈现为怀旧、感伤、唯美的气息。她的小说是有“我”的写作,不管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我的精神成长”始终是小说隐藏、贯穿的主题线索,这决定了其小说抒情性、私语性、个人性、小资性的特质,小说中总是弥漫着淡淡的忧伤和唯美的叹息。她的叙事非常耐心,有着自己从容而放松的叙事调子和多重的观察世界、打量人生的眼光,小说情感内容错落有致,情绪非常饱满,很少水分,显得非常扎实,而叙事的节奏和内在结构也控制得非常好,不急不慢,张弛有度,非常流畅,显示了不俗的叙事功力。

山东是出文学、出作家、出作品的地方。山东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也出军旅作家,像李心田、李存葆、李延国、苗长水……都是军人,都在山东。刘克中是山东近年来涌现出来的新锐军旅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像《英雄地》《蓝焰兵锋》等都广受关注。特别是《英雄地》,是近年在国内军旅题材中具有较大影响的一部长篇小说。

克中的小说集《红葵》,是一部有力量的作品,富有张力、魅力和感染力。克中的作品,有三个方面的突出价值。一是价值观的价值。或许是与他的工作、身份有关,他的小说主要围绕军人而写,围绕战争而写,甚至围绕死亡而写。当然这个战争有真战争,有准战争(如演习),死亡有真的死亡,有准死亡。就像海明威讲的“死亡与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里尔克也说“死亡很大,我们是他嘴巴里发出的笑声”。克中的作品善于在战争、在死亡的背景下描写人的生存,人的境遇,人的心理和人性。人类的历史,事实上就是一部战争史,是一次一次的战争相连而成。战争是人类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从有人类以来,人类的生活中,战争年代比和平年代多得多。克中的作品写战争,写死亡,也写爱情。在生与死、爱与恨、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一些矛盾中,体现英雄主义的正义、善良、勇敢、血性、理想、阳刚,这样的一种价值观。这种气象,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正大光明”。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诠释英雄,在一个怯弱的时代表现生命的阳刚,在喧嚣的红尘里呈现人性的坚守。我想这是对现实的救赎,是一种高贵而慈悲、辽阔而深远的价值理念。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在当代是特别需要张扬、弘扬的。

二是时代价值。克中的作品写军人,有的写了过去年代的军人,大量的作品是写当代的军人,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和平时期的、有战争状态的;有交战的、有维和的。总是以部队生活为主。同时,他的小说又不仅囿于此境,而是拓展向广阔的当代生活,突出描绘了现实和精神的矛盾,日常生活的困境,以及我们这个社会难以解决的一些难题。这样他的作品就超越了军事文学的疆域,面向现实生活,一个时代、整个世界。任何作品都打着时代的烙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我们这一代作家,就应该写出这个时代的特质。当然克中是通过军人的形象来写出这个时代的特质,这个时代的正与邪,高尚与卑下,这个时代以军人为代表的人民群众,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失望与希望,困境与诉求。这是有时代价值的。

三是审美创造价值。克中特别长于讲故事,他是一个编故事的高手,他的作品许多被改编为电视剧。他也擅长环境描写,包括自然环境描绘。我们常常看到,现在许多小说就像韩国的电视剧,就在那个屋里,那几个演员,在那里活动,外面的世界,广大的自然似乎是置身于文学之外。但是克中用大量的笔墨去关注环境,事实上环境是能够烘托故事背景、衬托人物性格、表现人物心灵的。他也注重人物心理刻画。我们看西方的许多优秀小说,写心理,一写十几页。一阵风,一丝微小的响动,给心理造成的那万千变化,这一秒和前一秒完全截然不同的心理的那种震颤,极富表现力。我们看当下的作品,真正描写一个人的心理,似乎没有超过一页的。克中在这一点上表现比较突出。写小说就是写人物。克中的《红葵》写了二三十个人物,对他们的情感、思想的、生活的描写,都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那些人在痛苦中选择,在矛盾中徘徊,在爱恨中成长,在冲突中凸现。有的人物形象接近于形成“这一个”的典型的意义。另外,他的小说充满了镜头感、情景感、画面感,令人感叹。读作品的过程,也是读者从可感到可思再到可叹的过程。可感性是初始的,也是重要的。这部作品集中,《谁是我的敌人》是一篇相对突出的优秀之作。从表现手法讲,既有现实主义的,也有浪漫主义的,还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的……我们不给它贴标签,但是其丰富的艺术探索是可观的。

当然,他的作品也有可以提升的空间。一是有的作品有简单化倾向。就说写战争吧,写中日战争的一些东西,感觉有点标签化,似乎简单化了些。作品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究,对人类心灵方面的探寻,对民族性的描写不能简单化。二是有的作品线索过多。在不长的篇幅中,同时展开多条线索,导致对有些需要精笔细描、层层缕缕探寻的,难以展开和深入,而只能简笔勾勒。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可能在于他的长处在于长篇小说写作,像《谁是我的敌人》它本来是一个长篇的框架,只是把它缩成一个中篇。浓缩成一个中篇的时候,它不应该是故事的减少,不是原有人物的袖珍化,而应该是大幅度的删减,突出片段性,在片段的“一斑”中呈现“全豹”。三是有的作品中人物对话不够个性化。对话作用极大,许多小说包括经典小说往往用对话来反映人物的心理,体现人物的性格,推进情节的发展。对话一定要有特殊性,不同的人,他的话语自然不同。话语要与人物的身份、性格、学识,甚至与他的成长都是相连的。这部小说集中有的作品人物的对话不够个性化,有的是书面语,这都可以再作进一步改进。

□李一鸣

小说应有传达独特价值的力量

